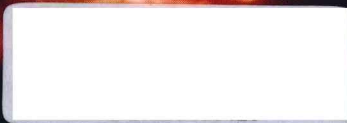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一部好小说，写透佛道儒  
真实度接近99%的东方玄学小说



伍万里诛魔卷



为你揭露现代文明兴起后，隐伏民间的古中国文明。

在精彩畅快的故事里，带你领略中国传统地理（堪舆）、传统数学（术数）、  
传统保健（坐忘）、传统天文（观星）等正本清源的神秘智慧。

徐公子胜治 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伍  
万里诛魔卷

徐公子胜治 ○ 著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神游.5 / 徐公子胜治著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3.4  
ISBN 978-7-5113-3468-8

I. ①神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68674号

---

神 游.5

---

著 者: 徐公子胜治

出 版 人: 方 鸣

责任编辑: 付改兰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mm × 990mm 1/16 印张: 18.5 字数: 352千字

印 刷: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3468-8

定 价: 29.80元

---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3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068999 传 真: (010) 82069000

网 址: [www.oveaschin.com](http://www.oveaschin.com)

E-mail: [oveaschin@sina.com](mailto:oveaschin@sina.com)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# 目 录

## 第一章 杀业在你，因果在我 / 001

周围暗处传来一片压抑的惊呼声，这声音中带着恐惧和颤抖。回头望去，那个躺在树下的黑衣人发生了诡异而令人恐惧的变化。

他蒙面的黑巾早已散开，从露出的面容看，是一个短须老者，五官消瘦。这时就见他消瘦的五官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枯，脸上就像风干的核桃皮，血被抽干，变得苍白无比。在微弱的星光下，周围的人都看见了。然而这变化还没有结束，接着他的面孔就像变脆了，出现一道道细小的裂纹。

## 第二章 我是谁？ / 035

柳依依会他心通，精通共情之术，我脑袋中空空荡荡又心乱如麻的情绪，她立刻感觉到了。她扶着我走进一间竹舍，让我坐下。依依半跪在我身前，双手放在我膝上，抬头看着我的眼睛问道：“哥哥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情了吗？告诉依依好不好？我隐约好像听见你在心里问‘我是谁’，这到底是怎么了？”

### 第三章 浮生·三梦·忘情 / 061

三梦峰上浮雾散去，却有一朵白云，状如华盖舒卷而开。白云舒展不停，沿山峰向下，如乳白色的天河缓缓流淌，渐渐地罩住了整座三梦峰。在浮生谷中望向三梦峰，忘情天梯已不可见。整座山峰就像一座巨大的白云堆垛，矗立在那里显得宁静而神秘。

远远的峰峦天际，白云分开，出现了一条道路，正是忘情天梯的位置。云朵仍然弥漫天梯，却显出了一条长阶的形状。有一白衣女子，肌肤胜雪、宫髻高挑，赤着一双玉足，踏云梯如天外仙子飘然而下。

### 第四章 不该取而取，不该还而还 / 119

我离开芜城之前曾要求法海也到浮生谷中，在关键时刻助我一臂之力，事成之后还他禅宗圣物木绵袈裟。可那袈裟是我从九林禅院偷的，当初就是不该取而取。法海输了，我仍答应还他，是不该还而还。把偷来的东西还给失主，本不必谢，可他还是谢我，那就是不该谢而谢了。我用偷来的东西跟法海讲条件，结果法海没有赢七叶，不能怪他。我从一开始就错了，算我自己活该。

## 第五章 半套朱砂掌的妙用 / 145

只见杨大同的脸颊上，左右两边，渐渐地各浮现出一个清晰的手印。手掌和五指的痕迹清清楚楚，就像有人沾了一手血打了他两个耳光。坐在台下的所有人都看见了，坐在他身后主席台上的众人一开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但回头通过主席台后面的大屏幕电视也看得清清楚楚。整个会场两千多人，只有杨大同一个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

## 第六章 万里追魔 / 179

从吐鲁番追到贺兰山，我用了多长时间？说出来不可思议，我仅仅用了四天三夜！真的是日行千里、夜走八百，不眠、不休、不吃饭，偶尔喝口水而已。是的，我会辟谷之术可以不吃饭，我有金龙锁玉柱护身可以不畏冷暖，我有阴眼可以日夜兼行。我要追付接，就这么一路追了下去。

付接毕竟身上有伤，虽然速度比我快，却不得不停下来休息。他逃的时候我追，他停下来休息的时候我也在追，虽然一直没有追上他，他也一直没有把我甩掉。

## 第七章 日月齐升 / 213

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六日，阴历十一月初一，南北湖鹰窠顶上又现千古奇观——日月并升。

这莫名出现的千古奇观巧妙地帮了我，难得一遇的日月齐升不仅出现了，而且反常地出现在十一月初一。以采日之力发神霄天雷，同时激引月亮的光轮施展了指月入妄的法术。付接的修为应早已在破妄之上，但只要他一闪念的疑惑就足够了。指月入妄，我以前见风君子施展过，他应该是和天月大师学的，他只是对我施展却没有教我。我昨天一夜的感悟，今日凌晨看见了天边月轮升起，刹那就明白了如何以青冥幻镜借月指妄。

## 第八章 龙取水 / 255

这座桥太奇特了！它不架在一条河上，而是在空地上开凿了一个很大的深池。这个池子是半圆形的，直径有十丈。圆弧的一面突出朝南，遥遥与龙首塔相望，直线的一面在北边，与芜城中学相邻。这座白石桥有三孔跨度，一丈八尺宽，五丈长，从南到北架在半月形的深池正中。

如果现在有人修这样一座桥，是毫无意义的劳民伤财之举。古时修桥铺路都是众人称道的善举，也是一件意义很重大的事情，谁会耗费人力、物力、财力去建造这样一座本没有必要存在的桥梁呢？

# 第一章

## 杀业在你，因果在我

是非了然处，善恶自分明

九林禅院中有五个人，以我的修为最低，到现在什么都没发现。我在天王殿的后门处闭目凝神，以神识向外搜索，果然发现了一点不对。

伊谷流的人来了，为数还不少，至少有二十个，大多潜伏在周围民居的房顶上。倒不是我能发现什么，而是他们潜伏的方式暴露了他们可能的位置。空旷之中气息微弱而杂乱，这些人潜伏得很好，气息也收敛得很好。本来我发现不了，但是风君子告诉过我发现这些人的技巧，那就是本该神气杂乱的地方却留下了一处相对安静的所在。看来这些伊谷流的修行人不论修行如何，对隐藏行迹很有一套。

我刚刚发现这些人，这些人也出手了。他们出手很诡异，也不知用了什么法器，四面八方都有毒蛇吐芯般的啾啾破空之声传来，在夜色中散发出一种狂热而接近于死亡的气息。所有攻击都集中向门前的法源。这是一种力量的攻击，它同时伤害人的肉体与精神，上下左右就像一张编织成的大网。虽然看不见，却能深刻地感觉到。法澄不由自主地掏出紫金钵，而我下意识地一摸怀中，才想起青冥镜刚才让风君子拿走了。

此时法源冷哼一声，手中禅杖顿地，九环张开，却没有发出一点声响。九林禅院的门前是坚硬的青石板铺地，这禅杖的尾端无声无息地就插入青石板当中三寸有余。以禅杖为中心，有一股波动呈扇面形向前展开。周围的空气似乎凝固了，凝固中又被冲击出一道道裂痕。如果有人路过此地，会看见九林禅院门前的空地上有细小的光芒不断地在空中闪灭，就像鬼火流空。

伊谷流的人暗中出手，相当整齐有序，就像一个阵势。攻向法源的力量



一波强过一波，轮流而至。而法源站在风暴的中心，屹立不动。这是一场看不见对手又无声无息的生死搏斗。法源暂时可以相抗，足见功力深厚。但按照这种形势继续相持下去，结局很难说，因为对方诡异的阵势显然很有层次，力量在缓慢中一点点加强。

看形势，我和法澄也应该出手了，风君子把我的青冥镜拿走想干什么？我回头看了一眼，正好看见风君子拉着法海的手走出大雄宝殿。他正走在正殿的台阶上，一只手举着青冥镜，青冥镜的镜面斜向半空。我看见了镜面，恍然间产生一种错觉。

风君子轻轻喊了一句：“借神通一用。”然后我觉得青冥镜的镜面突然空了，好像不存在了！因为我一眼看穿了镜面，看到了镜面后很远的地方。那里是倒映的星空，这星空怪异，如极近处的真实，如同我的目光已经被吸入镜中一样。我突然感到不远处有一股力量在剧烈地挣扎，越挣扎越陷入一个旋涡中。风君子不是对我施法，我只是看了一眼镜子，感觉就如此夸张了。而他镜面所指的方向，是九林禅院门前一棵高大的树的树顶，那股力量也来自树顶。

下一瞬间，我觉得那股力量像爆炸一般陡然强烈无比，而爆裂之后一切又回归寂静，似乎什么都不存在了。这时，从树顶上掉下来一个黑衣人，如死鱼般摔在青石地板上一动也不动。

九林禅院门前的空地中心，有一棵高大粗壮的龙柏树，四周围着文物部门安装的铁栅栏。这棵树也是芜城的古迹之一，据说是唐代国师善无畏亲手所植，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。这棵龙柏枝叶茂盛，树冠很高，藏个把人肯定没问题。奇怪的是，我刚才已用神识发现了藏在周围房顶的很多人，却唯独没有发现这个人。

这个人一掉下来，我们周围所有的法力波动都消失了。伊谷流果然是布阵攻击，而阵法的中枢就是龙柏上的那个人。风君子出手很准，一举破了对方的阵势的阵眼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风君子已经收手了，说了一句：“镜子还给你，接好了。”顺手就将青冥镜抛了过来，另一只手也松开了法海的手。

青冥镜接到手中感觉与以往有所不同，我觉得它的分量稍微沉了点，虽然很细微，但还是觉察出来了。更奇异的是，镜子很热，简直热得发烫，而且这股热流还在镜身中乱窜。我握住镜子，以身心合器，施展御器之法。御器之时，法器相当于身体的一部分。我立刻就发现镜中有一股狂躁的力量四处乱窜，就像身体里多了一种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几乎是下意识地，我很自然地发动神通，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将之包围，企图让它安定下来，把它化为青冥镜的一部分。我以前都是拿着青冥镜对外施法，从来没有在镜中施法，不自觉地就运用了风君子曾传我的炼器之术——南明离火。

那股力量安静下来，消散开，似乎融入青冥镜中被消化了。就在此时，

我听见周围暗处传来一片压抑的惊呼声，这声音中带着恐惧和颤抖。回头望去，那个躺在树下的黑衣人发生了诡异而令人恐惧的变化。

他蒙面的黑巾早已散开，从露出的面容看，是一个短须老者，五官消瘦。这时就见他消瘦的五官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枯，脸上就像风干的核桃皮，血被抽干，变得苍白无比。在微弱的星光下，周围的人都看见了。然而这变化还没有结束，接着他的面孔就像变脆了，出现一道道细小的裂纹。

法源站得离他最近，也吃了一惊，一抬手将禅杖从青石板中拔了出来。禅杖离地，附近的空气出现了一阵剧烈的震动，显然法源的力量一时之间没有收住。再看那黑衣人，他的面容以及躯体竟然散裂开来，就像一堆石灰粉末，被禅杖带起的强风吹散。地上只剩下一身黑衣，这个人居然就这么没了！

我听见周围民房顶上发出一道道收束不住的神气波动，显然那些人都在发抖。接着，那些人一个接一个地远去，匆匆逃离了九林禅院。伊谷流大举而来，然而，就这样离奇地落荒而去。

我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法源、法澄、法海、风君子四个人八道目光都齐齐地向我射来，眼神十分复杂。

法海单手立掌，低头口诵佛号：“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！”

风君子冲我摇了摇头，转身问法海道：“大和尚，你一坐六十年，连你师弟死了，你的眼皮都没抬一下。今天刚刚踏破空门，却立刻就杀了一个人，感想如何啊？”

法海双手合十道：“施主，贫僧并未出手，何来杀生之说？”

风君子道：“我收人魂魄，借用的是你的神通法力。那你说，杀人者是你是我？”

法海道：“你借我法力收人魂魄，那人魂魄尚在，超度往生而已。可是这位石真人……”

风君子打断他的话说：“你别管别人闲事！现在说你呢。你就说吧，这人是不是你杀的？”

法海道：“阿弥陀佛，依施主所言，贫僧也不清楚！杀业在你，因果在我，贫僧感激！”

法澄道：“师兄，这是何意？”

法海道：“师弟莫急，你从小眼中所见口中所言，都是禅机佛法。那么今日之事又如何？如果风施主不出手，对方就要杀法源。要么法源有杀业，要么风施主有杀业。风施主虽杀了人，却是替他人受此杀业，实为善举！”

法澄恐怕是世上唯一一个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心情谈佛法的，他皱眉头：“佛虽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，我今日曾有疑惑，方才明白一点。可是师兄现在又说风小子不杀人谁杀人，好像、好像太深奥了！”

靠！这几个和尚也太迂腐了吧，居然在这种情况下说起了绕口令。我忍不住插话道：“几位大师，那伊谷流来势汹汹，就这么放他们走了吗？他们再来怎么办？”

法源走进院子说道：“伊谷流只杀了九林禅院法泠一人，今日留下一条性命，也算因果相消，又留他们作甚？”

风君子问了一句：“那死者是谁？”

法源道：“我认识，他就是伊谷流的门主小林归郎。他也是伊谷流的第一高手，当年暗害法泠师兄的罪魁祸首。”

法海道：“如此，他也死得不冤了！放心，他们不会再来的。而且贫僧断定，伊谷流弟子恐怕再也不会踏足芜城，这要多谢石真人了。”

“谢我？为什么！我什么都没干呀？”法海说得我一头雾水。

法海道：“今夜之事已了，我们不要站在这里说话了。师弟，关上门，都到后堂来。”

和尚就是和尚，和我不一样。刚才的事情惊心动魄，可是过去之后，也就过去了，几位僧人神色平静如常。如果不看九林禅院门前一个杯口粗细的孔洞和地上那一套黑衣，只看几个和尚的表情，你不会发现有什么异常。一行人又回到后院的禅堂，各找地方坐好。法源这才有机会详细地告诉法海这六十年世间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六十年弹指已过，要想细细地说不可能，法源也就是大概地说了说鬼子进中国，国内战争，新中国成立，动乱年代，如今又落实宗教政策，等等。法海一直在听，并不插话，只是在法源讲到汪精卫投靠日本人成立伪政府的时候才问了一句：“汪精卫？是不是当年那个写下‘引刀成一快，不负少年头’的英雄侠少？”

法源道：“不错，就是他！只可惜世人心性总是会变的。”

法海叹息一声，没有再说话。等到法源大概讲完这六十年的经过，风君子开口说话了：“法海，你方才所言怎么那么肯定？你怎么就知道伊谷流再也不会踏足芜城？”

这个问题我也很感兴趣，遂竖着耳朵听他如何回答。法海反问了一句：“施主，你可知众人之心有群性？”

风君子道：“知道，你说的是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特征。”

法海道：“我以前虽未与伊谷流交手，却知道东瀛人群性如何。高者仰而习之，弱者欺而夺之。欺人之时，英勇不畏死，甚至以死为荣。此等人，若一举镇服，则心性逆转。他们所畏者不敢恨，反而谦恭敬之，以敬为荣。今日你若仅仅出手取伊谷流门主性命，他的门下弟子犹可能拼死相斗。关键在于石真人，石真人一举炼化伊谷流门主的魂魄元神，连肉身也损毁不留，其术阴损

至极，其状可畏可怖，其威震惊四方。伊谷流上下胆寒，敬畏不已，如何还敢再来？”

法海的话，意思大概是说日本鬼子的心性是凌弱服强，虽然看上去不怕死，但是一旦被杀服镇服，他们只会对强者敬畏膜拜。而且我也明白了，原来那伊谷流门主的尸身所发生的恐怖变化，是我运用青冥镜时一不小心搞出来的！这难道就是传说中青冥镜炼化魂魄元神的妙用？法海给了“阴损至极”的评价，也算恰当。我解释了一句：“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有意的，不过是不小心……”

风君子道：“你的事以后再说，我们都知道你不是有意的。毒是毒了一点，不过不如此，也不那么容易把他们打发走。以后注意就是了。”

法海道：“原来石真人是无意中如此，我还以为你是故意的呢。众生神识不灭，肉身不过是臭皮囊而已。杀人不过头点地，死者还可往生轮回。可是石真人的法术，却永灭他人之魂魄元神不得超生，修行中人如何不惧？”

“永灭他人魂魄元神？您是说炼化吗？那伊谷流门主死后去了哪里？”闻言，我吃了一惊。

法澄在旁边似乎是自言自语道：“这可就难说了，应该是下地狱去了吧？地藏菩萨一定知道。”

法海道：“寂灭之后是何处，我也不知。我只能回答所知的问题。”

此时我心中突然一动，开口道：“法海大师，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，不知您是否能回答我。您说风君子杀了伊谷流门主，是以杀业替他人之杀业，是善举。而我近日也有一个疑惑，我要救我的一个朋友，可方法是救一人而杀一人。这么做是善是恶，或者，这世上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？您参禅定坐六十年，一定有所体会吧？”

风君子接口道：“法海，这个问题我也非常感兴趣，可惜没有来得及问我的师父。如果你真是高僧，就请你回答。我也想请教善恶之辨。有人说佛门只谈因果，不分善恶，不会是这样的吧？”

法海道：“谁说佛门不问善恶？那只是槛外之人的妄测而已！善恶不分，还谈什么修行？”

风君子道：“对对对，您说得对。反正那话又不是我说的，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二百五说的。那请问何为善，何为恶？”

法海道：“先有错，其后才能谈恶。世上的事，如果对错已经分明，还要为做与不做找借口，这就是善恶。为何世人常有善恶的困惑？因为我们遇到的事情有很多是说不清因果对错的，但也有不少事因果对错了然分明，如果此时有人还要纠缠于做与不做，那就是善恶的分别了。该做的做了，就是善；不该做的做了，就是恶，没有借口。世人之念常有谬误，善恶其实不在于心，而

见于行。”

风君子连连点头，法源在一旁问道：“所以我道中人谈的是‘修行’二字，修行才能修心。师兄此语，可解世人之惑。那么今日之事，法源是善还是恶？”

法海道：“因果对错不甚了然，不能谈善恶。但风施主杀人之举，是非分明，是善举。石真人化人魂魄，因果无对错，虽阴损，却无善无恶。”

风君子站起身来说：“行了，行了，我们不要总聊天了。法海，你好像六十年没洗澡了，身上怎么一点都不臭？我看你还是去梳洗一番，明天才好见人，至少先把头剃了。折腾了大半天，我肚子也饿了，九林禅院有没有吃的？”

法澄也站起身来说：“师兄你去梳洗吧，我给大家下几碗素面。”

等我们吃完面的时候，已经是清晨。风君子打着哈欠拉着我告辞出门。英俊挺拔的法海、宝相庄严的法源、苍老天真的法澄一起将我们送出大门外。东边的霞光已经升起，太阳照着三个和尚，光头闪闪发亮。

远远地走出了小巷，来到了城外的大马路旁。时间尚早，行人也稀少。晨风吹来，传来一丝淡淡的不易察觉的暖香。我停下脚步，用疑问的目光看着路边的一个人。那是一个扫大街的清洁女工，包着头巾，看不清面目。她手上拿着一把竹丝大扫帚，正是和锋真人在齐云观门前曾用过的那一种。

风君子见我站在那里盯着个清洁工看，不解地问了一句：“你怎么了？”然后转头看了几眼，忍不住笑了。他走过去拍了拍那个女工的肩膀道：“韩紫英，你不在菁芜洞天看着柳老师，怎么跑到这里扫大街了？是学雷锋做好事吗？”

紫英摘下头巾，娇笑道：“我只是有点不放心，来看看情况罢了。没想到被你看破了行藏，果然好眼力！”

风君子道：“不要夸我，我没注意到你，是石野看出来的。看来还是石野对你更了解。”

我也走过去笑道：“什么时候芜城扫大街的都换成这样的美女了？你的面目虽然隐藏得很好，可是你的体香我闻到了。你怎么会在这里出现？”

紫英脸微微一红，风君子抢着答道：“石野，你要是有韩紫英那么聪明就谢天谢地了。她分明是不放心你！韩紫英，太聪明了也不好，你怎么什么事都能猜到？你来得正好，从昨天中午到现在，我就吃了一碗素面加一根半冰棒，嘴里淡得都没味了。现在厨师还没上班吧？你既然送到眼前，就去知味楼准备点可口的酒菜，我要慰劳慰劳自己。这几天几夜可真是累坏了！”

紫英点头答应，转身就要走。我连忙叫住她：“你这个样子去知味楼？先去换身衣服吧，我们不急。”

紫英走后，风君子笑着看我说：“石野，长出息了！闻香识女人啊！”

我摆手道：“没那么夸张，碰巧而已。”

风君子道：“不是碰巧，你确实和我几天前见你的时候不太一样了。这一天两夜的感受如何？”

风君子这一问，我才猛然回想起来，这一天两夜过得太充实、太漫长了，回过神来才觉得时间是如此不可思议。前夜，定坐中领悟真空之境。昨天上午，横扫正一三山泽字辈弟子大获全胜。昨天下午，见到了守正真人，也就是金爷爷，不仅请教了解救阿秀元神的方法，而且还增长了不少见闻；昨天晚上，唤醒了闭关六十年的法海禅师；昨天夜里，又经历了九林禅院与日本伊谷流的一场怪异激斗，我自己还掌握了一种阴损的法术，就是青冥镜炼化魂魄元神之术；再后来，还听法海讲了一番道理，收获很多。

风君子见我不答，在一旁说道：“见你这几天来的所作所为，几乎要以为你是换了一个人。禅门境界有顿悟之说，据说开悟还不止一次。而我的丹道，四门十二重楼，就有四重顿悟境界。每入一门，人都会有所变化。看你的境界，终于入了第三门中。石野，你怎么不说话？”

“我在想，那法海禅师六十年闭关，睁眼时不过一弹指而已。而我这一天一夜，回头想，弹指之间似乎过了很长时间。”

风君子也感叹道：“那法海的修为，我伸手就知道了，确实不在七叶之下。这倒也没什么，还未放在我的眼里。但这和尚六十年的禅定不是白坐的，睁开眼能看穿很多事。至少他所言的‘群性’与‘善恶’，就是我以前没有想明白的。石野，法海所言的善恶，你听明白了吗？”

“我听明白了。”

风君子道：“和尚说话太费劲，既然你听明白了，就和我解释解释。”

“先有是非对错，才能直指善恶分明。简单地说，男人喜欢女人，没什么错，但是去做色狼流氓，那就是恶。一个人喜欢金钱财富，也没什么错，但是去抢银行，那就是恶。人们喜欢看一本书，当然更不是错，但是去散布盗版，那就是恶。然而世事复杂，众人所行之事，总有种种借口因由。分清善恶的眼力，就是要穿透种种纠缠，直指人心与是非，看清根本所在。法海虽然说了善恶，却没有说尽对错是非的由来。”

风君子道：“这要是一言能尽，那天下不就太平了？修行人修行悟道，悟的又是什么？其实法海的话也有不尽实之处，比如他说我杀人是善举。”

“对了，法海说杀业在你，而因果在他，又是怎么回事？”

风君子道：“出家人不打诳语，但可以说隐语，有些话他也不好意思明说。那三个和尚，都是禅门高僧，怎可轻易在空门前杀人？法源是做好了自己挖坑下地狱的准备，法海却不能眼见他如此。然而当时的形势，不闹出人命

来，收不了场。所以我才会出手，借用法海的神通收了小林归郎的魂魄。我借用的是法海的法力，为的不是自己的事情，所以因果不在我。我做了九林禅院这些和尚想做而不方便做也不能做的事，他当然要感激我。”

“可是法海说，伊谷流退走的关键在于我，我一不小心……”

风君子笑了，笑得坏坏的，说：“你以为青冥镜我是随手扔给你的吗？一般那种情况下，我就知道你十有八九会炼化青冥镜中的魂魄。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一定会伸手试一试，而且你的修为也到了。这样一来，虽然我在因果之中，却是一个不牵涉的接线之人，事情还是在你手里了结了。你别拿那种眼神看我。”

“难怪呢，我刚才想到了，就猜你是故意的。”

风君子转开话题又问：“你怎么突然想起来问法海善恶？还提到了救一人杀一人，一定是守正真人告诉你如何解救阿秀了。”

“是的，一直没来得及和你说这件事……”

风君子道：“不要在大街上说，知味楼快到了，去君子居谈。”

走进知味楼的时候，韩紫英已先我们到了。君子居中的酒壶和凉菜已经摆好，我们一边吃一边等着上热菜。现在时间不过早上六点多钟，我不习惯大清早就喝酒，风君子却不在乎，连喝了好几杯才放下杯子听我说话。既然风君子早已知道守正真人就是金爷爷，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，将金爷爷对我说的话详细告诉了他。

有许多事情，风君子以前也不知道，一直很好奇而安静地听着。直到最后，我说到守正真人称修复青冥镜的方式过于阴损之时，他才突然开了口说：

“修复青冥镜的方式过于阴损？石野，你没发现青冥镜有什么不对吗？”

“我也发现了，青冥镜好像有了一点变化。”

风君子道：“拿给我看看。”我将青冥镜递给他，他拿在手里看了半天，一边研究一边说，“好像是有一点点不同，我感觉不出来，你来试试。”又把青冥镜还给了我。

我依然用御器之法以身心合镜一体，确实感觉到有那么一点点不同。这不同不是肉眼可见的变化，而是我觉得这面镜子变大了。变大了是什么意思？不是尺寸变大了。怎么形容呢？如果青冥镜也是人的话，那就是器量变大了。按照这种变化，用之施展同样的法术，威力也会增强，当然对施法者的要求也更高。

我和风君子对望了一眼，同声说道：“修复青冥镜的办法？”

原来青冥镜就是要用这种办法来修复的，那么确实太阴损了，非正道中人所能为。收神而炼化其中，才能一点一点地修复青冥镜。我拿着镜子问风君子：“如果青冥镜是这么修复的，那么需要收多少个人的魂魄元神？”

风君子道：“我拿它收过柳依依，守正拿它收过你，当时镜子都没有变化，那是没有将你们炼化的原因。看这种形势，不仅在于所收魂魄数量的多少，更重要的是所收元神法力的强弱。那小林归郎是伊谷流的第一高手，修为不俗，所以你炼化他的元神立刻就能感到镜子有了一点点变化。可是世间上去哪儿找那么多高手让你去杀去灭？这简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”

“如果这样才能修复的话，我看还是算了。现在这镜子也不错，我还是凑合着用吧……那伊谷流门主很厉害吗？我看你一出手就把他给杀了。”

风君子道：“你看见的不过是我一人出手。其实那人很厉害，连我一开始都没有发现他在树上。还是法海在我耳边说了一句‘对方主阵之人在龙柏之上’，我这才发现了他。合我与法海两人之力，又是偷袭出手，天下又有几人能挡？”

“那法海的境界很高吗？我听张先生说过，那一次你轻松出手破了正一门的伏魔大阵，大家猜测芜城修行界有此神通的只有三个人。张先生说的是守正真人、广教寺葛举吉赞大师，还有一个就是法海。”

## 开扉招恶客，挥手斩方圆

风君子道：“张先生的眼力自然不会有错，在芜城，能超过法海的恐怕只有守正真人与葛举吉赞大师了。正一门的根本道场在芜城，芜城又是天下修行人汇聚的中心之地。法海的实力，放眼天下也不必谦虚。不要忘了，六十年前天下宗门大会的魁首，就是法海。”

“那七叶呢？七叶比法海又如何？”

风君子道：“他们整整差了一辈。法海的修为在七叶之上，但若真正动手斗法，结果也难说。我觉得奇怪的是，我和七叶曾经两次斗法，时间相隔还不到一年。但是他第二次出手，比第一次出手境界要高出许多。像他这种高手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难上加难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我实在想不明白。”

“哎呀！风君子，有一件事我一直想告诉你，却一直没机会说。正一门出了一件事，与七叶有关。而且，我的上司古处长，还有我们学校的唐老头都曾经是正一门弟子。”接着我将古处长与我的那一番密谈告诉了风君子。和尘将三十六洞天最后十二种洞天的心法与口诀传授给了七叶；古处长曾经是和锋的弟子泽古；唐老头更夸张，他曾经是守正的弟子和卿。

风君子闻言直拍大腿道：“原来是这样！这下坏了，如果七叶的修为达



到三十六洞天的最后四洞天，连杀都杀不了了！”

“杀不了？天下有这种人吗？”

风君子道：“怎么没有。修为到了一定境界，神识不仅不灭，而且不可灭。守正真人就有这种修为。等你到了四门十二重楼的阳神境界也是如此。你也不用担心他了，我说过七叶由我来对付。只要他还没有成仙，我就有办法收拾他。你还是想想绯焱吧，守正不是给你出主意了吗？救阿秀，夺绯焱之舍。”

“可我不是绯焱的对手。我想知道，绯焱号称天下女子第一，究竟有多强？”

风君子道：“我和绯焱、和锋真人都算交过手。以我的感觉，绯焱与和锋真人不分伯仲。你与和锋在齐云观前纠缠了半天，他的神通如何，你应该知道。”

“和锋真人境界高超、道法自然，远胜于我。杀不杀绯焱，我虽然没有想明白，但至少现在我根本杀不了她。”

风君子道：“你没想明白？难怪你会向法海问善恶。可惜此事的是非因果，并非那么简单，不是那么容易一眼看透的。你杀不杀她是你自己的事，不过，你首先要胜过她才有资格做这个决定。你也不用太灰心，你与他们只是境界的差别，说起来也不算差太远。以我的四门十二重楼来说，如果你到了第三门的八重楼‘婴儿’的境界，也就差不多了。”

“可是你连第十重楼‘胎动’的口诀和心法都没有教我，我何时才能突破‘婴儿’的境界？”

风君子道：“阿秀的元神封印在黑如意中也不会丢，哪怕十年二十年三十年，都是一样的。你只要管好你自己，好好修行就是了。切不可急躁冒进，也不可以带着杀心去修行。”

“那你什么时候教我第三门中的丹道？还有，你不是说过吗，只要守正真人肯开口，你就会帮我。现在守正真人已经开口了。”

风君子一皱眉道：“我看守正应该改个名号，干脆叫守门得了！一个大脚又把球踢了回来。杀绯焱？太难了，后果也是一连串。杀了她倒也不是不可能，可是夺她之舍，如何向孤云门交代？又如何向天下修行人交代？你放心，我说话算数。可是你忘了，我还说过另外一句话，要你把守正的胡子揪下来。守正的胡子呢？”

“胡子？这我还真忘了！不过你别着急，如果是别人，我没办法，金爷爷的胡子，我还是有办法弄来几根的。过几天我就回石柱村看父母，顺便问金爷爷要几根胡子。”

风君子道：“那你就去吧。只要你能把守正的胡子放在我面前，我就传